

— 罗书华 :: 主编 —

正·说·四·大·古·典·名·著·丛·书

正说

西游记

胡
胜
◎
著



罗书华 主编

正说·四·大·古·典·名·著·丛·书

正说

神与魔的世界

西游记

胡胜◎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说西游记:神与魔的世界/胡胜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07.1

(正说四大古典名著)

ISBN 978-7-80214-210-7

I.正... II.胡... III.西游记—文学研究

IV.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5002 号

责任编辑:郭疆 封面设计:刘静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发行部)

(010)6522.8880 6524.4790(总编室)

(010)6512.6372 6524.4792(编辑部)

网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123456@tjpress.com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大厂聚鑫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三河中门辛装订厂

开本:170×230 毫米 1/16

印张:14.75

印数:5000

字数:233 千字

版次:2007 年 2 月 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14-210-7/I·116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引 言

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西游记》都堪称名实相副的“奇书”。其迷离恍恍的艺术境界,造型独特的神魔形象,大大满足了人们好奇尚异的审美需求。作家笔下祥云缭绕的贝阙瑶宫、十洲三岛,引人遐思;奇言异行的猴哥儿、八戒,令人耳目一新;呼风唤雨、上天入地的法术变幻,叫人莫测高深……古今中外无数读者莫不在这“童年的天真”中沉醉!

从晚唐五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的《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到明中叶百回本的出现,《西游记》的创作由民间说话的朴拙、稚嫩,渐次向文人化过渡,终于达到了艺术创作的一个巅峰,成为神魔小说创作的典范。

对于《西游记》的研究、解读,从世德堂百回本问世之日起,几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关于作者、关于主旨、关于成书,一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本文只想引导喜爱它的读者朋友走进书中的神魔世界,走近猴哥儿,走近八戒,走近一千充满情思妙想的艺术幻象,用自己的眼光去追寻、用自己的心灵去体味……

目 录

引 言

一、寻寻觅觅寻不到

——关于作者\1

1. 吴承恩的“铁证”\1
2. 丘处机的“嫌疑”\10
3. 其他人的“可能”\13

二、追索湮没的传奇

——《西游记》的成书\19

1. 亦真亦幻——从史实到传说\19
2. 佛光普照——《大唐三藏取经诗话》\24
3. “热闹好看”——《西游记杂剧》\33
4. 零简残篇——《西游记平话》\39
5. 夺胎换骨——百回本的问世\45
6. 余晖脉脉——续书种种\54
7. 琳琅满目——《西游记》版本概览\66

三、林林总总神与魔

——关于人物形象\73

(一) 占尽风情的五圣

1. 饱受煎熬的真僧——唐三藏\73
2. 有仁有义的猴王——孙悟空\84
3. 愚顽褻直的夯货——猪八戒\90
4. “沉默是金”的好人——沙和尚\98
5. 龙姿龙性的神骏——白龙马\102

(二) 别样的绿叶\111

- 1.糊涂夫妻是非多——王母和玉帝\112
- 2.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观世音\117
- 3.面善心慈的小老头——太白金星\130
- 4.尊性高傲的小圣——二郎神\138
- 5.龙生九种——龙王和他的儿女们\151
- 6.霉运当头的大哥大——牛魔王\157

(三) “神”“魔”之间\168

- 1.神魔总关情\168
- 2.魔由神兴\172
- 3.心魔难当\173

四、秃笔弄造化 天地涵掌中

——《西游记》的艺术特色\177

- 1.奇中见奇\177
- 2.说假如真\185
- 3.妙语解颐\188
- 4.绵里藏针\192

五、精彩回放

——经典片段赏析\194

(一) 大闹天官\194

- 1.千锤百炼新猴王\196
- 2.天不拘兮，地不羈\197
- 3.皇帝轮流做\201
- 4.“俺把你哄了”\208

(二) 四圣试禅心\210

(三) 西行路上“三大战役”\213

1. “敌人”的实力\215

2. 棋逢对手\217

3. 战场花絮\223

一、寻寻觅觅寻不到

——关于作者

1. 吴承恩的“铁证”

今天，如果有人要问《西游记》的作者是谁，恐怕有点儿文学常识的朋友都会脱口而出：吴承恩！甚至有些朋友还能如数家珍地道出一些关于他的更为详尽的个人资料，诸如仕途不顺，长期沉郁下僚啦；性格诙谐幽默啦；《西游记》创作于晚年啦，等等。这也难怪，因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所有《西游记》小说版权页上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印着：“作者：吴承恩”或“吴承恩著”等字样。其实关于吴承恩对小说《西游记》的著作权远非铁案如山，不可动摇。相反，疑窦重重，引人深思。

几百年来，能和小说《西游记》挂靠在一起，被“疑似”作者的人还真不少，吴承恩、丘处机（或其他全真道士）、陈元之、李春芳等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候选人。吴承恩只是其中之一，和其他几位相比，作为作者的几率似乎更大。这样一说，读者朋友肯定如坠五里雾中，这都哪儿跟哪儿呀？到底谁才是《西游记》的作者？您先别急，且听我慢慢道来。

先谈吴承恩。让我们看看他的“铁证”究竟有多“铁”。

其实，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不同版本《西游记》，明代的也好，清代的也好，要么署朱鼎臣编辑，要么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要么署丘处机撰，要么干脆不署作者姓名，并没有一本注明“吴承恩”三字。拿现存的世德堂刻本为代表的三种明刊百回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鼎锲京本全像唐僧取经西游记》；《唐三藏西游记》）来说，皆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卷首有署名陈元之的序。序里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明确指出“不知其何人所为”，接下来只是依据当时人的说法，对作者身分进行了一番推测，认为小说大概出自当时某藩王府（“天潢何侯王之国”），可能是幕僚所为（所谓“八公之徒”用的是西

汉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八公的典故)，也不排除王爷亲自操刀的可能（“出王自制”）。并进一步说：

余览其意近跻弛滑稽之雄，危言漫衍之为也……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俶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诼，而谈言微中，有作者傲世之意。夫不可没也……

他认为这位不知名的作者，是一位放浪形骸、孤标傲世的人，对现实社会黑暗腐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感触极深，故意以一种滑稽谑浪的笔触去书写自己的“傲世之意”。可谓一语中的。这应该是我们能看到的关于《西游记》作者最早的记载了，可惜，只是一段烟云模糊的推论，并没有真正指实。至于后来的《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和《西游记传》，前者卷一署“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书林莲台刘永茂绣梓”，后者题“齐云阳至和编，天水赵毓真校，芝潭朱苍岭刊”；稍晚出的另一百回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卷首有署名“幔亭过客”（袁于令）的题辞；而清代康熙间问世的《西游证道书》则明确说作者为丘处机。这样看来，从版本证据来说，吴承恩和小说《西游记》的联系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二者简直风马牛不相及。看来《西游记》的作者真是个谜！

如果读者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现象发生，这样的一部经典，居然没有作者署名，古人没有版权意识吗？

其实放眼中国古典小说史，这并不是孤立现象。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施耐庵和《水浒传》，以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关系，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二三流小说家的身分，都是疑点重重。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小说乃雕虫小技，是壮夫不为的小道。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也。”这几句话几乎成为指称小说的经典话语。作为稗官野说是无法和官方正史相提并论的，人们更看重的是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正史，小说无足轻重，甚而连带着写小说（那时比较时尚的话叫“传神稗官”）都会被认为是不务

刊
西
遊
記
序

秣陵陳元之撰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
 譚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莊子曰
 道在屎溺善乎立言是故道惡
 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陳元之序

余覽其意近跡弛滑稽之雄，危言漫衍之為也……

哑”。这近乎诅咒的话语，折射出小说家境遇的尴尬，为了一部小说，居然遭受恶毒的人身攻击！所以，当时的小说创作者对自己的行为都是遮遮掩掩，欲诉还羞，至于说像今天的作家们一样为自己这份又体面又风光的工作而感到自豪甚至四处招摇，那简直是一种不可想像的奢侈。《西游记》的作者不愿暴露自己的真名实姓，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一直到了清代，康熙三四年间出现了所谓“大略堂古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著作权终于有了明确的归属。书前署名元代诗文名家虞集的序中，将著作权给了金元间的全真道士丘处机，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全真七子”之一的长春真人。这种说法在当时极为流行。

当然也有持怀疑态度者，如乾嘉时的风流才子纪晓岚，根据书中的官制判

正业，甚至是有伤风化的行为。举几个例子大家就知道这种“偏见”有多么严重：明代一个叫李昌祺的人因为编撰了一本文言小说《剪灯余话》，不仅被人骂得体无完肤，最后竟不得入乡贤祠（参见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217—2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吴敬梓潦倒半生，留下了光耀千秋的《儒林外史》，他的朋友程晋芳却感慨：“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怀人诗》十八首之十六，《勉行堂诗集》卷二）可笑的是，还有些文献记载更出格，像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撰《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

断《西游记》是明代人作品；而另外一个江苏淮安籍学者吴玉搢，在乾隆十年（1745）纂修《山阳县志》时，因为看到了明代天启年间《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的某些文字材料，开始怀疑《西游记》的作者是自己的同乡明朝人吴承恩。他在《山阳志遗》中说：

……天启《旧志》列先生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卷四）



吴承恩像

其后，另一位山阳人阮葵生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撰写《茶余客话》时，据旧县志的记载也认为是吴承恩作小说《西游记》，他说：

金漳山先生令山阳，修邑志，以吴射阳撰《西游记》事欲入志。余谓此事不值一辩也。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著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

《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闻也。世乃称为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园一序，而尊为长春真人秘本，亦作伪可嗤者矣。按明《郡志》为出自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衍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然射阳才士，此或其少年狡狴，游戏三昧，亦未可知。要不过为村翁塾童笑资，必求得修炼秘诀，则梦中说梦，以之入志，可无庸也。

(卷二十一)

吴玉搢、阮葵生的看法基本一致，都认为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他的才情符合创作条件。至于流行的丘处机一说，他们则一致推断也许是“长春初有此记”，至吴承恩衍为《通俗演义》。二者的关系就好像《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左氏春秋》和《列国志传》一样。同时他们根据小说中的方言进一步肯定自己的看法。以后焦循、丁晏等人也都支持这一说法。这是关于《西游记》作者异说的历史渊源。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两位大学者胡适与鲁迅秉承了吴玉搢、阮葵生等的说法。尤其是鲁迅在1923年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参照明天启《淮安府志》等文献资料，综合了吴玉搢、阮葵生、纪昀等意见，认定吴承恩是《西游记》最后加工写定者。从这时起吴承恩作为《西游记》的作者（准确地说是写定者）基本上就成了定论。以后凡是铅字排版的《西游记》以及建国后出版的相关教科书都采纳了这一观点。

其实吴玉搢也好，阮葵生也好，他们判定吴承恩对小说《西游记》的著作权，所依据的无非是明代天启《淮安府志》的两则材料。一为卷十六《人物志》二“近代文苑”；一为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前者记载有关吴承恩个人的一些材料：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

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剧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貳，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

后者记载他的著述情况：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吴玉搢、阮葵生等人正是综合了这两则材料，作出了推论。到二十世纪再经过鲁迅、胡适的认定，吴承恩对小说《西游记》的著作权几乎就铁案如山了。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吴承恩的基本情况。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一说应为射阳居士）。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吴氏一生就像中国封建社会里众多才高运蹇的才志之士人生轨迹的缩影。据前引明代天启年间的《淮安府志》记载，这是一位“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的才子，却屡试不第（明代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称其“顾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兴倅，又不谐于长官，是以有荆府纪善之补”）。几经蹉跎，直到四十多岁才得中贡生，十几年后，六十多岁了才出任长兴县丞，做了区区正八品的小官，后来居然被诬下狱，出狱后又被安置为“荆府纪善”（还是芝麻绿豆官）。终于，耻为五斗米折腰，解职归田，纵情诗酒，吟啸林泉，靠卖文、经商了此一生（参见苏兴《吴承恩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吴氏才高八斗，傲骨铮铮，从他的诗中可以感受到他曾经的自负，“当场小战号佳手，乌府柏榜连作首。挥毫四顾气腾虹，擢第登科亦何有？”（《忆昔行赠汪云岚分教巴陵》，《吴承恩诗文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但是，不入流的职位让他觉得“悠悠负夙心”（《春晓邑斋作》，《吴承恩诗文集笺校》第38页），残酷的社会现实又让他感觉到“世味由来已备尝”（《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吴承恩诗文集笺校》第64页）胸怀大志而无从施展，那“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赠沙星士》，《吴承恩诗文集笺校》第51页）的性格又使他无法俯仰随人，降心从俗。吴承恩诗集中那首著名的《二郎搜山图歌》很是引人注目：

.....

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挥部从扬灵风。
 星飞电掣各奉命，蒐罗要使山林空。
 名鹰搏掣犬腾啮，大剑长刀莹霜雪。
 猴老难言欲断魂，狐娘空撒娇啼血。
 江海翻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流纵。
 青锋一下断狂虺，金锁交缠擒毒龙。
 神兵猎妖尤猎兽，探穴捣巢无逸寇。
 平生气焰安在哉，牙爪虽存敢驰骤。
 我闻古圣开鸿蒙，命官绝地天之通。
 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
 后来群魔出孔竅，白昼搏人繁聚啸。
 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空闹啗虚耗。
 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
 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
 野夫有怀多感激，扶事临风三叹息。
 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
 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
 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

这首题画诗借二郎搜山除魔，寄寓了自己的不平之鸣，同时又隐含着无限的希冀，可以说失望与希望并存，这一点倒和《西游记》所流露出来的思想倾向有某些相似处。另外诗中所描绘的二郎搜山的场景也令人和小说《西游记》的某些情节产生联想，这也是人们判定他对《西游记》著作权的有力证据之一。

可以说在胡适、鲁迅的论断出现之后，人们出于对权威的认可和遵从，逐渐习惯了《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这一说法。即便有人持怀疑态度（如俞平伯先生，他在《驳〈跋销释真空宝卷〉》中提出“《西游记》的作者至今是一时疑问。今之小说不一定是吴承恩作的”），他们的声音相形之下却显得过于微弱。

二郎神



《二郎搜山图歌》“少年都美清源公，
指挥部从扬灵风。星飞电掣各奉命，蒐
罗要使山林空。”

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怀疑的声浪才渐渐高涨起来，不少研究者撰文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其中上海复旦大学的章培恒教授撰文明确指出：吴承恩不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分别见《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复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1期）。章先生首先指出鲁迅、胡适用以证明吴承恩对百回本《西游记》著作权的力证——《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所载“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本身就存在问题，第一，没有说明此《西游记》多少卷，多少回。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没有说明这种《西游记》是什么性质的东西：究竟是小说还是游记。在中国古代，同时同名的作品并不少见。尤其值得注

意的是，清代有名的目录学家黄虞稷根据自己的藏书撰写了一本《千顷堂书目》，在卷八史部地理类有如下著录：

唐鹤征《南游记》三卷，吴承恩《西游记》，沈明臣《四明山游记》一卷

这上面所记载的三部书至少有两部摆明着属于游记类作品。这样，有极大

可能列在吴承恩名下的《西游记》是与小说《西游记》同名的一部“游记”之作，和前者在内容上相差悬殊。另外像小说中的淮安方言问题、集子中《二郎搜山图歌》的思想倾向以及文言小说《禹鼎志》（据文献记载这位淮安府的才子吴承恩还有一部志怪小说集《禹鼎志》，已佚，只存序言）的创作等作为吴承恩著作权的旁证都有值得推敲之处。《二郎搜山图歌》称杨二郎作“清源公”，小说《西游记》里却称他为“显圣二郎真君”、“昭惠二郎神”等，没用“清源公”这一名号。另就搜山这一过程来看，和《西游记》第六回剿灭孙悟空，放火烧毁花果山也对应不起来。而《禹鼎志序》确实能从一个侧面说明吴承恩喜欢并执著于志怪小说的创作，和《西游记》作者的兴趣有相近处。但同时也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作者是说过自己“幼年即好奇闻”，“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对神怪故事有一种近乎执著的偏爱。但同时他也说自己“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试想像《禹鼎志》这样篇幅不大（“十数事”）的作品尚且要“日与懒战”，不断和自己的惰性斗争，很难想像百回本《西游记》这样洋洋洒洒几十万字的长篇巨著问世所耗的时间与精



丘处机像

《金莲正宗记》云：“敏而强记，博而高才，眉宇闲旷，举措详雅。”

力，作者能否胜任？此后，吴说最有力的拥趸者东北师范大学的苏兴先生撰文加以反驳（见《也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但并没有新增什么有力的证据。所以，对吴承恩著作权的怀疑、否定的声浪越来越高。

此间还不断有研究者就小说本身提供新的证据。比如有人注意到《西游记》中曾三次提到“承恩”二字：第七回回末诗感叹孙悟空遭遇，“偷桃偷酒游天府，受箓承恩在玉京”；第九回，借渔翁张稍之口道“我想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第二十九回回目为“脱难江流来此土，承恩八戒转山林”（参见刘勇强《奇特的精神漫游》第263页，三联出版社，1992年版；黄永年《西游证道书·前言》，中华书局，1993年版）。古人对自己的名字是十分看重的，像这样随便把自己名字写到小说中，并且语境颇不相宜，这是有悖常理的。尤其是吴承恩四十多岁才进京选贡，饱受白眼，看尽炎凉，何谈“受禄承恩”？

所以，就目前所知材料来看，吴承恩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一说大可商榷。他之所以能够拥有小说《西游记》的著作权，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权威的一种盲从。可是，如果仅是否定了吴氏的著作权，我们也只算完成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有人肯定会追问：不是吴承恩，会是谁呢？是丘处机吗？

2. 丘处机的“嫌疑”

前边已经说过，关于《西游记》作者的第一人选，或者说在吴承恩之前备受关注的是元代道士长春真人丘处机。版本上的证据是清代乾隆年间刊出的署名虞集的《古本西游证道书原序》。序中说：

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余与留恋浹月。

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真君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其所为跋涉险远，经历艰难，太宗圣教一序言之已悉，无待后人赘陈。而余窃窥真君